



世界名人传记

The Bronte Sisters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梁虹◎译

五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(五)

梁虹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:770 千字

印 张:35

版 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0887-5

定 价:175.00 元(全 7 册)

她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了这许多话，而我听着她的嘱咐，却若无其事似的。可是我认为，一个人发疯发狂、若事先有一种打算，即使在盛怒之下，能凭着自己的意志力，有办法控制自己的。再说，我可不愿像她所说的，去“吓一下”她的丈夫，为了达到她个人的目的而叫他在烦恼上再添烦恼。

所以当我碰见东家向客厅走来时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反而转过身来，私下在门后偷听，看他们会不会重新争吵起来。

是他先开口。

“你不要动，卡瑟琳，”他说这话的声气没有怒意，却充满了辛酸的哀伤。“我不会在这里多逗留的。我不准备跟你拌嘴，也不是来跟你讲和；我只想知道，今天晚上闹了这一场，你是不是还想把那种亲密的关系保持下去，跟你那个——”

“啊，放慈悲点吧，”东家娘没等他说完，就顿着脚嚷了起来，“放慈悲些吧，咱们现在别拉扯这个吧！你的冷血是激发不起来的。你的血管里流着冰水；可是我的血液在沸滚，一看到那冰冷的样子，我的热血奔腾得更厉害了！”

“要打发我走，先得回答我的问题，”林敦不放松地说道，“你一定要回答；大吵大闹吓不倒我。我发觉你能够跟旁人一样的无动于衷，只要你高兴的话。是从此以后就放弃希克厉，

还是跟我断绝？又要做我的朋友，又要跟他做朋友，这是办不到的；我要知道，你到底挑选哪一个？”

“我要求你们都躲开我！”卡瑟琳狂暴地嚷道，“我坚决要求，你没看见我站都站不住吗？埃德加，你——你离开！”

她拼命打铃，直到当的一声响铃都破了。我不慌不忙地走了进去。即使是圣人被她折腾得也受不了——这种穷凶极恶的撒野！她躺在那里，把头向头沙发的把手乱撞，同时还磨着牙，恨不得要把牙齿磨个粉碎呢！

林敦先生站在那里望着她，突然心酸起来，害怕起来。他叫我去拿些水来。她气喘得讲不出话来。

我端来了一满杯水，她不肯喝，我就把水洒在她的脸上。一霎时，只见她挺直了身子眼珠翻了上去，脸色又白又青，带着死容。林敦吓坏了。

“一点事都没有，”我悄悄地说道。我不愿他就此屈服，虽然我心里也感到有些害怕。

“她嘴唇上有血哪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颤抖。

“别去理她！”我尖刻地回答道。接着我告诉他，在他进来之前她已准备好要发一场疯给人瞧了。

我未免过于大意，说话的声调高了些，叫她听了去。她顿时跳了起来，头发披散在肩上，眼睛里闪射着火光，她脖子和手臂上的肌肉也鼓了出来。我横着心，准备这一回至少要折断几根骨头了；^①谁知她只是眼睁睁地向四周一望，便冲出屋子

^① 指纳莉准备挨一顿揍。

去了。

东家叫我跟住她。我一直追到楼上她的卧室门口。她一进屋就把我关在门外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压根儿不下来吃早饭，我去问，要不要把早饭端上来。“不要！”她一口回绝了。

在吃中饭、用茶点的时候，又用同样的话去问她，得到了同样的答复；直到第三天也还是这个答复。

林敦先生呢，他整天躲在书房晨，并不问他的太太在干什么。伊莎蓓拉跟他两个谈了一个钟点的话；他想从她嘴里引出一些话来：对于希克厉的追求表示应有的恐惧。她的回答总是躲躲闪闪的，竟捉摸不出个名堂来，只好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这次的问话，末了他郑重地警告她：要是她失却了理智，对一个瞧不上眼的求婚者表示有意思，他们兄妹间的一切关系也就此一笔勾销了。

第十二章

林敦小姐只管在林苑里、花园里心事重重地转来转去，从不开口，眼里含着泪珠。她的哥哥呢，关紧了房门，独自躲在书堆里，可又从不曾看过一本书——我猜想他脑海中一定出一个模模糊糊的期望：卡瑟琳会痛悔前非，自动来到他跟前认错改

过，恳求言归于好。而她呢，粒米不进，绝食到底，也许以为埃德加一日三餐，每次看到她的空座位，他就咽不下饭了，只因顾全面子，所以才没有奔上楼来，扑到在她的脚下。

我呢，料理着日常家务，认定画眉田庄的宅子里，只有一个清醒的头脑，那个头脑是长在我的身上。我不煞费苦心去安慰小姐，或是去规劝主妇；就是对于东家的一声叹息，我也不大理会；他听不到他太太的声音，希望能听见有人提起她的名字。拿定主意让他们自己转过弯来，虽然是缓慢得叫人心焦。我终于高兴地看到一线曙光——当初我是那样想的。

到了第三天，林敦太太拨开了门栓，原来她把壶里、瓶子里的水都喝完了，她要我把水添满，还要一盆子粥，她认为她是快要死了。这番话，我认为是说给埃德加听的。我才不相信能有这一回事呢，所以我只把它放在肚子里。我给她端来了热茶和干烤面包。

她大口大口地吃着、喝着，吃好之后，又倒在枕头上，握紧拳头，呻吟起来。

“哎哟，让我早些死吧，”她嚷道，“有哪一个把我放在心上呀。我倒不如不吃东西的好。”

过了好大半天，我又听得她叨咕着：“不行，我不能死——他才高兴呢——他根本就不爱我——他很快就会把我忘了的！”

“你还要什么吗，太太？”我问道，依旧保持着外表的冷静，尽管她那张脸白得吓人，她的举止表现出气愤已极。

“那个没良心的东西在干什么？”她问道，伸手把密结的鬈

发从她憔悴的脸上撩开。“他是得了昏睡病，还是死了？”

“都不曾，”我回她道，“如果你说的是林敦先生。依我着，他还是好好的，虽说他在书房里的时间太长了些。现在又没谁来跟他作伴，他一个劲地躲到了书堆里啦。”

要是让我知道她的情况，我就不会说这些话了，可是我就去不开这种想法：她的病一半是装出来的。

“在书本里！”她嚷道，像受了极大打击似的。“而我快要死了——我就在坟墓里的边缘！我的天哪！他知道不知道我变成什么样了？”

对面墙上挂着一面镜子，她瞪眼望着自己的影子，这么接着说下去。

“那个人就是卡瑟琳·林敦吗？说不定他还认为我在撒娇——在闹着好玩呢。难道你不能转告他：这可不是儿戏，是性命悠关的事吗？纳莉，只要不是太晚了，让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，我就马上能决定两桩事情中要做哪一桩——或者立刻绝食——其实这也算不上是惩罚，除非他还有良心；要不就恢复健康，离开乡间。现在，你说他的可是真情实话？要留神些哪。他对于我的生命真的不当作一回事吗？”

“嗳，太太，”我回答道，“东家没想到你会气疯了呀；自然，他更竟想不到你会叫自己饿死的。”

“你认为不会的吗？难道你不能跟他说我横下一条心了吗？”她回答道。“去劝他！只算是你自己说的话；告诉他，我已横了心了！”

“不，你忘记了，林敦太太，”我提醒她道，“今天晚上，你吃

过一些东西了，胃口很好，明天早晨你就会感到，有东西吃下去到底是好的。”

“只要我拿得准定叫他活不成，”她打断我的话道，“那我就马上自杀！已接连三夜晚好苦哪，我不曾合过一次眼皮——哎哟，我是在熬受苦刑哪！我是被鬼怪缠住了哪，纳莉！现在我觉得你并不疼我。

“多么奇怪啊！我以为，尽管每个互相看不起我，彼此不把对方放在眼里，却谁都没法不爱我。谁知不到几个钟头，他们全都变成冤家啦，这个我没有疑问——我说的是这一家人。你临死时，包围在几张冷冰冰的脸孔中间，多么凄凉啊！伊莎蓓拉吓坏了，恶心死了，生怕再踏进这间屋子——看着卡瑟琳回老家去，好不恼人！埃德加呢，一本正经地守候在旁边，等事情一完，就谢天谢地，从此他家里又平安无事，于是他又好回到他那书堆里去啦。我临终时，他倒捧着书本，请问凡是有点心肝的人，能这样么？”

她受不了我塞到她头脑的一个印象：林敦先生的听天由命的哲家的风度。她在床上打着滚，本来高烧得神志不清，现在变为癫狂了。她用牙齿撕扯枕头，接着又撑了起来，要我去把窗子打开。

这时候，呼呼的东北风刮得很猛，我不肯开窗。

一个接一个表情在她脸上掠过，她的心境在变换，不由得叫我大吃一惊，叫我想起了她上次那场大病，医生曾嘱咐过，不能跟她顶撞。一分钟以前，她还是大吵大闹的，现在支撑起一只胳膊，也不再理会我没有听从她的话，却像小孩子一样，从她

刚才扯碎的枕头的缝里，拉出羽毛，觉得十分好玩。她把每片羽毛按照不同的品种，排列在被单上。她的神思早已牵向远方去了。

“那是火鸡的鸡毛，”她自己叨咕着，“这是野鸭的，这又是鸽子的。啊，原来他们把鸽子的绒毛放进枕头里啦——怪不得我死不了！^① 我可得记住，等我躺下时，要把这根毛扔到地板上。这里还有一片赤松鸡的羽毛呢；还有这一片——就是一千片羽毛，我也会把它认出来——这是田凫的羽毛呀。多漂亮的鸟，在原野中间，在我们头上盘旋。它要回到巢里去；云脚已经压到山头，它预感到雨要来了。这片羽毛是从荒原上拾来的。我们在冬天看到过它的窠巢，里面只剩些小骨骼。希克厉在鸟巢上装了一个捕鸟笼，那老鸟儿就不敢飞进来了。我叫他答应，从此再也不打田凫，后来他没有打过。瞧，这时还有呢！他可曾打死了我的田凫吗，纳莉？这些羽毛是不是红的？让我瞧瞧。”

“丢下你那孩子气吧！”我不理会她的话，把那枕头拿开，翻过来，把破洞挨着褥子，因为她正大把大把地把羽毛往外掏。“躺下去，闭上眼睛吧；你在讲胡话啦。看这里弄成一团糟！绒毛满屋飞扬，像飘着雪花啦。”

我转来转去，捡起羽毛。

“纳莉，我只见你，”她像讲梦话般地说道，“变成了一个老

^① 英国习俗，病人垂死，在他身下放一袋鸽子羽毛，他的灵魂就不会离开躯体；等亲人赶到，见了最后一面，然后拿去羽毛，让安然死去。

婆子。你的头发也花白了，背也弯曲了。这张床本是潘尼屯山岩^①山脚下面的妖精洞，你是在采集妖精用的石箭头，想伤害我们的小牝牛，因为有我在跟前，才装作是在捡羊毛呀。再过五十年，你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你还不是这样子。我并没讲胡话。你弄错啦，要不然，我会当真把你看成是那个老妖婆，我会当真以为自己是在潘尼屯山岩山脚下啦。我心里还很明白，这是在夜里，台上有两支蜡烛，照得那黑壁橱像乌玉一般发亮。”

“黑壁橱靠着墙壁，在原来的老地方，”她回答道，“可不，真有点怪——我看见里面有一张脸！”

“屋子里哪来的壁橱，也从来没有过壁橱呀。”我说道，又重新坐下来，把床帐钩起来，仔细看住她。

“你看见了那张脸了吗？”她问道，急切地地望着那面镜子。

不管我怎么说，也没法叫她明白，那就是她自己的脸；我只好站起来，用一块围巾把镜子遮住了。

“那张脸还是在背后！”她焦急地说道。“它还在动呢。那是谁呀？我希望等你一走开，它不要出来才好！呀哟！纳莉，这屋里闹鬼啦！我害怕一个在这里！”

我把她的手握在我手里，叫她镇静些，因为她全身一阵一阵在打战，还老是睁大眼睛，直望着那镜子。

“镜子里没有人呀！”我再三地说。“那就是你本人呀，林敦太太。方才你不是还明白吗？”

^① 潘尼屯山岩，应是在呼啸山庄附近。参阅第八章“约瑟夫正在潘尼屯山岩的那一边运石灰呢。”

“是我本人！”她喘着气说，“听，钟在敲，十二下！那么这是真的了有点可怕啊！”

她一把抓住衣服，拉直来蒙住了自己的眼睛。我想溜到门外去叫她的丈夫来；被一声尖喊回来了——镜框上的围巾掉下来了。

“喂，怎么回事呀？”我嚷道，“现在，谁是胆小鬼呀？醒来吧！那是镜子——照人的镜子，林敦太太；所以你看里边有你；还有我，就在你身边。”

她又哆嗦、又惊惶，紧紧拉着我；她脸上恐惧的神色慢慢消失了。两腮上本一片死白，现在因为羞惭，涨得通红。

“呀哟，我的妈！我还以为在老家呢，”她叹息道。“我还以为是在呼啸山庄，正躺在自己的房中呢。我的身子虚弱极了，神志不清楚，自己也不知道，怎么会叫了起来。你不要说什么，只陪着我。我不敢睡觉。我竟做恶梦。”

“好好睡一觉，你的精神会好起来的，太太，”我回答道；“我希望你这一次吃了苦头之后，再也不想饿肚子了。”

“啊，但愿我正躺在老家的自己的床上！”她恼地说下去，只管扭自己的双手。“但愿这风是从格子窗边的枞树林里刮来的！让我在风里感受一会吧，这是从原野里刮来的风啊——让我在风里透一口气吧！”

为了好让她安静下来，我把窗子打开一些，只几秒钟工夫，一阵冷风冲了进来。我关上了窗，回到原来守护她的地方。

现在，只见她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泪流满面。她身子虚弱极了，她的精神完全垮了。火性子的卡瑟琳并不比一个哭哭啼啼

的小娃娃来得强些。

“我已经把自己关在这里几天了？”她又抖擞起精神来问道。

“那是星期一晚上的事，”我回她道，“现在呢，是星期四晚上，或者不如说，是星期五早晨了。”

“什么！还是这一个星期？”她嚷道，“只不过短短几天吗？”

“什么都不吃，只靠喝冷水和发坏脾气过日子，日子也过得够长啦。”

“好吧，我只觉得仿佛挨过很长一串日子了，”她怀疑地叨着，“应该不止这么几天吧。我记得在他们吵翻之后，我是在客厅里，埃德加还狠心地用话来刺我，我不顾死活地奔到这间屋子里来。我才闯上门，只觉得眼前一阵昏黑，我就跌倒在地板上了。我可没法跟埃德加说个明白，假使他只管缠住我不放，我准知道我的旧病要发作了，或者要乱蹦乱跳地发狂了！我的舌头已经不听话了，脑子转不过来了，恐怕他想都没有想到吧——我受那么大痛苦。我差不多连逃避他、躲开他声音的意志力都没有了。等我苏醒过来，又能够看见、听见的时候，天已经发白了。纳莉，让我告诉你，那时候我怎么想，有什么样一个念头只是翻来覆去地在我脑海里打转，直到后来我害怕自己快要发疯啦。

“我躺在那儿，头靠着那个台脚眼睛辨认出那灰蒙蒙的一方块窗子，我仿佛觉得我正睡在老家那张关上了的橡木柜的床上。我那颗压着沉沉忧伤的心儿还是在痛着，可是刚苏醒，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为的什么。我沉思着，苦苦追想着，究竟是怎

么一回事。好不奇怪，我过去整整七年的生活变成了一片空白！在我的脑子里连一点儿影子都想不起来。我还是一个小女孩，我的爸爸才落葬；我的苦恼都是为了亨德莱再也不许希克厉跟我待在一块儿。我给独个儿扔在那儿，——这还是第一次呢；哭了一夜之后，我迷懵地睡着了，又从凄凉的瞌睡中惊醒过来，我伸手想去推开那床前的嵌板，谁知碰到了一张桌面！我的手顺着桌毯掠过去，于是回忆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新近的创痛就失没在那一股绝望的洪流里了。

“我说不出来，我只觉得无边无际的苦恼。这一定是一时的精神错乱，因为并没有其他原因呀。可是，假如你设想，在十二岁那年，我给人硬是拖了走，撇下了山庄，断绝了我的童年时代所有的联系，尤其是我那时候的一切的一切——希克厉，而一下忽然变做了林敦太太、画眉田庄的主妇、一个陌生人的妻子，从此我就成了我当初小天地里的流亡者、门外汉——那么你也许可以隐约想见我在里面颠扑、打滚的那个深渊了！”

“你只管摇你的头吧，纳莉，你也出了一份力，把我连根拔出来！你应该去跟埃德加说——可不，你应该去跟他说——千万叫他别来跟我缠！呀哟，我像在火里烧呀！我但愿我是在户外，我但愿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又泼辣又顶得住，又无拘无束，心灵受了创伤还只顾发笑，而不是发疯！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厉害呀？为什么经不起几句话，我的血液就往上直冲、一发不可收拾呀？我准知道只要让我重又回到那边长满石楠的小山头上，那我就会恢复我本来的样子。再把窗子打开，把开着的窗子钩上了！快呀！你为什么不动呀？”

“因为我不愿意看你冻死，”我回答道。

“你是不愿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，”她气呼呼地说道。
“不过，我还没有到奄奄一息的地步；我自己来开窗。”

我还没来得及拦住她，她早已从床上滑落下来，摇摇晃晃地走过去，把窗子推开，还把身子探出去，也不顾那凛冽的寒风像利刀般刺在她的肩膀上。

我求她也没用，后来想把她拖回去。谁想到她在精神错乱中迸发出来的那一股劲比我的气力大得多——从她一连串的胡话和行动看来，她是精神错乱了。

天上没有月亮，大地笼罩在朦胧的黑暗里。远近没有哪家窗子里透露出一点灯火来——这时人们早已熄灯入睡了；至于呼啸山庄的灯光就根本望不见，可却口口声声说她望见了。

“瞧！”她急切地嚷道：“那就是我的房间呀，里面有一个烛火，树枝在窗前摇摆着呢，另一个烛火是在约瑟夫的阁楼里。这么晚约瑟夫还不睡，可不是吗？他是等我回家来呀，他好把栅栏上了锁。好吧，那他还得再等呆一会呢。这段路真不好走，走在路上心里真不是滋味，还要走那段路，我们必须从吉牟屯教堂经过！^①可是我们才不把那里的鬼魂放在心上呢，我们时常比胆量：敢不敢站到墓地里叫鬼魂快出来。可是，希克厉，假如我向你挑战，你敢来吗？要是你有这胆量，我就奉陪。我不愿一个躺在那里。他们会把我埋葬的，在十二英尺深的地底下，还把一座教堂压在我身上；假如你不在我身边，我怎么也得

^① 教堂旁边有收容当地已故教民的坟地。

不到安息。”

她停住了，接着，带着奇怪的笑容，说下去道：

“他正在盘算——他倒要我去找他呢！那就找一条路——不要穿过那片教堂的坟地。你太慢了！你一直跟着我呀！”

跟她争辩没用，她已经丧失理智了，我便打量要怎样才能抓些什么东西给她裹一裹，而另一只手又不放松她——我不敢由着她探着身在那敞开的格子窗边。

正这么思量着，突然门钮嗒的一声响，林敦先生走了进来，真把我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到这时候才从书房出来，走过甬道，听见我们说话的声音，引起了他的好奇，或者叫他感到担心，便走进来看看，这么深更半夜的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“哎哟，先生！”我抢在前头嚷道，拦住了冲到他嘴边的一声惊喊——他一进房来，就遭受一股寒流的袭击，就看见了室内杂乱的景象。“可怜我家太太，她生病啦，她的一股气力把我制服了。我拗她不过，拿她真没有办法。请你快来劝劝她，叫她上床睡觉吧。你别再把气恼放在心上啦，别人说的话她半句不听，她爱怎样就得怎样。”

“卡瑟琳生病啦？”他说着，急忙赶过来。“关了窗子，爱伦！——卡瑟琳！怎么——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林敦太太的憔悴的病模样，像给了他当头一棒，叫他顿时说不出话来，他带着惊惶的神色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到我这边来。

“她一直在使性子，”我接着说，“差不多一丁点食物都没有进口，可又咬紧牙关，不叫一声苦；她把自己关在房内，不放我

们哪一个进去，等到今天晚上才开的门，所以我们没法向你报告她的情况，因为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呀；不过这病是不要紧的。”

我觉得我解释得很拙劣。东家紧皱眉头。“这病是不要紧的，可是吗，爱伦·丁恩？”他严厉地说道。“这样的事你却不让我知道，这，你以后得给我解释清楚！”于是他把妻子抱在怀里，痛苦地望着她。

起初，她的两眼并没流露出认识他的表示；在她茫茫的目光中并没看到。不过她的神经错乱并不是固定的；原来她只顾眼睁睁地瞅着远处的一片黑暗，现在她在眼光收缩回来，逐渐把注意力聚集在他身上，认出了把她抱在怀里的人是谁。

“噢，你来了，是吗，埃德加·林敦？”她气呼呼地说道，“你就是那一类东西，用不到的时候，偏是凑在手边，到需要的时候，却休想找得到！只怕眼前我们有一场悲痛了——我看我们免不了；可是却拦不住我回到我那狭小的家里去——我归宿的地方；挨不到过完春天我便要去了！就在那边，别弄错了，并非是在礼拜堂的屋下，在林敦一族人中间；而是在旷野里，只竖着一块墓碑。你愿意到他们那里去，或是到我这边来，都随你的便！”

“卡瑟琳，你干了什么啦？”东家开口道，“难道我在你眼里一无所谓了吗？你是爱着那个坏蛋希——”

“住口！”林敦夫人嚷道，“马上给我住口！你提一提那个名字我就立刻结束一切，从窗口跳出去！眼前你能碰着的，就算是属于你的；可是不等你再把我的身子抱住，我的灵魂早飞到